

太平天國祕聞 輯錄 史料 卷八

石達開全集

傳記 追述 奏聞 供狀 詩歌 書牘 檄文 訓諭

附石達開遺著 石達開日記

經緯書局發行

（小字）

錦城 填定

太平天國
史料文獻

石達開全集

一 石達開本傳

石達開，廣西桂平人。一云廣東和平人，寄籍廣西。幼讀書，有大志；嘗應省試舉孝廉。嘉慶兵起，達開避匿之。舉。洪秀全、楊秀清等，集眾於廣西，設保良及匪會，邀圖革

命。達開聞之，辭職而退。因出一曲正其難得害之時也。一途至關帝廟，發毀其家以助餉，與秀全等結為兄弟。洪秀全自永安起事於金田，進屯大黃江，賴大黎等邀開舉室從之。迨克

永安，建國號，設百官，天王洪秀全居之。達開左軍主將，封翼王。

達開身材長大，面黃如金，善戰，奇計。太平軍自永安起事，南攻長沙，破岳州，克陽武昌，與秀全等分攻各處，與清軍分戰百戰，達開所部皆提王，清軍稱之曰石敢當，即達開避之。

太平二年春，天王定都金陵，命達開王所，侍從嚴制湖北王。先是天王初安慶，集之不齊，遷越寧國。定都後，復命初以洗髮，慶，四月辛

卵茹之。皖省民憤頗悍，以太平宗教法制之不相習也。遂於八月，吳王將陳

且與安民。遂開既至安慶，以

結，擇利進之有聲望者爲總真，總並

散軍旅，使各安其業。更督民造，
裝設槍械。於鄉里之豪傑者抑制之，
無不盡其力。立權關於屬衙，以
百姓安之，頗舉大起，深明亦以之自負，東王楊秀清忌之。十一月，以賴王春官

代其間，命還京裏即朝政。

太平三年八月，清軍水陸自岳州下窺武漢，復命遂開督師援之。至蕪湖，聞武

懷已陷，遂開退守安慶，遣軍分屯孔壩驛小池口，以援九江。

十二月，清曾國藩攻九江，命都將羅澤南攻梅花洲。遂開自至九江觀之，大破
曾國藩。遂開以小船燒其坐營，捷三陷於鄱湖不能返。已未，遂開復以小船安襲
曾國藩坐船。國藩惶急，自投於水，左右救之，遂開小舟遁入鄱湖南營，終卒聯
之。

太平四年正月，清軍圍澤州，遂開擊却之。十月，遂開克新昌。臨江安兩分
軍。遂開州吉安，進攻南昌。清將周福山解九江圍，率勁旅數萬人援之。時遂開一
軍數千人，餘兵盡分赴旁，遂將皆言當棄南昌避之，遂開曰：「彼知我計而

我，我正可以趁此機會逃走之計也。乃張燈火於山谷間，以待

襲之於樟樹。清軍奔傳達開名，其不覺其害也。不戰而潰。達開以數十死士乘夜

軍大奔不暇止。馬山走南昌。國藩亦通緝紅賊。於是江西八府五十餘縣皆下。

皆繳糧冊輸饒來，納款於軍前。不下者，惟南昌。廣信、贛州、南、安、五郡。天王嘉之。

益以皖、贛諸事付達開。金陵上游，達開之專長據矣。

太平五年五月，請向榮軍潰於金陵。天京無衛，而有王楊交濟陰有自立意。北

王韋昌輝以討殺秀清，醢而烹之。其說。達開自洪江上書，邀韋昌輝曰：「

吾所以救世起義，凡載於茲。方知兄弟同心，何事多岐以是？其內為快乎？」昌

輝不悅，斥之曰：「子亦黨於楊逆乎？」達開曰：「吾黨，亦併同黨。其歸，其

歸。曰：「吾不可同矣。」是夜馳馬奔軍門。昌輝聞之，開道，頃刻曰：「我賊不飲

仇石氏，石氏亦必仇我，恕不可解矣。」達開曰：「王府，殺王開厚妻子女，并其黨數

千人。達開憤然，欲悉收統領之兵圍天京。天王聞之，復遣軍寬二府之餘黨，殺昌

輝，夷其家。傳首鄂、湘，以謝達開。其言君親國，

達開既平，軍情如雪清，補劄之。而天主以楊卓殿虐故，終疏達達開。達開危

懼不自安，遂發安營，思自皖而

太平六年十一月。達開由

時。清曾國荃拒之於吉水。七年

三月，達開軍於河口鎮，命部將率兵二萬趨新江，清將羅興遠守廣豐。二月，達開破廣豐以入浙，掠江山、蘭谿州，西克常山開化，南克遂昌松陽。三月，克臨州，與溫州一江隔，烽火相望，民困復處應助之，全浙大震。清廷命李續攻九江，曾國荃李元度拒浙。達開圍衢州三閱月，掘地道五，不克，會糧盡，解圍入福建。清將周天培、瑞書等圍之，浙江郡縣復陷於前。

十月，達開聞九江撫州吉安相繼失陷，復還師入江西，南破信豐，北掠景德，遂自信豐攻南安、撫州，復國藩遺蕭啓江、張運蘭等分兵援之。

太平八年正月，達開自江西入湖南，清總兵劉培元彭定泰之，敗績。二月，達開克宜章興寧郴州桂陽，人馬行六晝夜不絕。時湖南兵餉皆竭於遠征，糧地空虛，省城大震，清撫喀爾吉善告州郡，一月內援師集者四萬人。三月，達開趨新田郴遠，糧亦竭，不克。

四月，圍寶慶，連營百餘里，將投軍大室，達開不從，謀解圍入資。軍爭趨資，資亦無里，遂由資趨衡山，隨圍耒陽，偏桂林。退之。民皆往歸之，至興安，達開已西，民亦不從，達開軍至，民亦不從，乃破慶遠，走歸。達開

山

九年正月，達開自湖南藍山轉入廣東，掠樂昌仁化南雄，克清遠，入英德，掠興寧豐歸化，破廣順永寧修文，復掠安順安平；所至苗人蜂起應之。黔省殘破殆半，清廷命田興恕援之。會忠扶專橫，爲其部下所殺，其軍遂破獨山。掠平浪，入廣西縣入湖南，已潰散不復成軍矣。

先是，開兵分前後左右中五旗，左後兩旗，衆各四五萬，尤稱勁旅。至是後旗違散，開復命張志功率左旗出靈川，攻桂林。清廷以巨金誘志功，志功遽投清，爲清降將。遂開憤甚，自率數萬人破武緣，轉江西南寧，走折城。掠興業，破北流太平，清將劉一率楚軍追之。

九月，達開掠賓州上林宣化，經寧城縣，復入湖南。清將劉長佑督全州軍擊萬，扼之於武岡新寧間，達開走東安道州零陵，入廣西潯州。

十年，蔣益澧攻潯州，達開部將余明善率萬人投清軍；而朱洪新復戰於桐梓，全軍覆焉，於是達開軍不復振矣。

達開自憤邁出京，率其部衆，馳騁湖廣閩浙，行蹤飄忽，聲勢震盪，清緩軍之追之者，常數十萬人。迨左後二旗敗，所得郡縣，相繼復失，達開反顧無歸路。

阻，疲於奔命，因之益銳意入黔蜀。

時清曾圖安慶，太平軍戰不利，天王以達開深得皖民心，召之還京。達開

報以書，略謂：

臣本淡泊，無志功名；徒以受陛下之知，不敢不效馳驅，溯舉義旗之初，我儕兄弟同胞，敵愾激昂如！叨天之福，攻取金陵，根據粗具。方期枕戈待旦，聞雞起舞，掃待盡之虜，奏統一之功；何意外侮未平，蕭牆禍起，操戈執矛，自攻自殺，日尋不已，喋血一家。臣竊泣血維心，不忍再見。雖蒙天王聖明，昭雪冤抑；然從此元氣大傷，十年未可即復。且臣黨相疑，宿仇未已，門戶水火，意見益深。臣若再入是非之門，難防不足供人之刀俎也。嗟乎！臣老母年已八稀，慘被道觀；妻子無辜，竟爲露餽。東望闕門，心碎已久，尙復何顏生入哉？要之，臣雖西奔，仍爲天朝效力；苟得於川滇黔湘之間，揭天朝之旗幟，而宜太平之威德，則身雖萬里，心猶咫尺。凡此區區，卽以報不王之德於無窮也。而隨待罪，無任主臣。

卒不起。

十一年閏八月，達開自募江大舉入黔，分三旗，旗各四萬人。達開與都將賴裕新李復猷分率之，出桐梓進義。諸兵追之，達開由普安入滇中。

十月，復遣鎮雄入四川，破筠連宜賓高縣。清略乘章屯兵於敘州之橫江退之。遂開興之戰，敗績，復還入滇。

十二年二月，達開命部將率輕騎入滇中，破興安，乘章分兵援之。達開復自滇入川，先命賴裕新率中旗出寧遠，李復猷率右旗趨黔境，自率前旗四五萬衆，由米糧壩渡金沙江。

會搭新戰歿於寧遠，中旗被圍，三月，達開自出寧遠援之。自恃生長鎮雄，險峻奇險，躡幽徑：聞寧遠亂山中，有閒道，久察於焉，由之北行，出山，即成都南門外，可蹙而取也。乃率其衆趨之，誤入郭部土司，與在巖之輜重相失。復猷得越篤大路，有漢夷兵，仍由小道至紫打他。將過大渡河，前結筏已潰矣，且達開，遂開僱清軍來襲，復分濟者返西岸，期明日畢渡。是夜暴雨，上渡不湓渡丈，而東岸清軍忽忽至，列成河岸。遂開輜路窮，乃射害於對岸清軍，船讓路，瞬以軍利；復使使說土司嶺承恩，乞緩兵，皆不得。乃殺響導二百人，憤然出營，命亂流而渡；木湍急，登筏者輒溺，乃止。遂開久處絕地，益困憊，無所食，日殺馬糞棄棄爲糧。

四月，嶺承恩偵太平軍已氣衰，無復有關志，率漢夷兵襲之。遂開部潰散，乃奔老鴉嶺，衆猶七八千。夷兵衝阻，軍械多失。妻妾五人，抱幼子復達開而泣。

諺聞曰：「散耳！我家已破於天京，諸子年長者皆驍悍就戮，此呱呱者更何所遺哉？」揮之使各散。五人者，皆相率抱幼子自沈於河。諺將之從溺者百餘人。諺聞飲泣不能仰，慨然謂部衆曰：「戰亦死，降亦死，均一死也，不如其戰矣！」遂率死士數十人，突土司營，殺夷兵千餘人，力屈被縛。

● 繼承恩撫送於成都，駱秉章聞警訊之。遂開筵坐，侃侃而談，自稱年四十三，於當時清將之負名者，皆加駁斥；惟謂官圖藩雖不以善職名，而能忠拔實將，規畫精嚴，自是健者。又於獄中述其生平事跡，及天王起事以來，與清軍相持始終勝敗得失之由，爲日記四冊，讀頗哀哀。秉章乃上其事於清廷，得旨命襲送回於成都市。

遂聞於太平初初起諸王中，號爲聖人，所施有仁義名，附者頗衆。有諺曰者，嘗懷策至金陵十天王，不能用。遂問諸之語，奇之，告天王曰：「熊儒，奇才也，若用之，天下不足平矣。」天王終猶豫不能決，遂聞太息，贈以巨金遣之。儒自知過，遂修身不仕清廷。

遂聞工文辭，喜吟詠。在江西曾與藩相持連年，每與國藩，國藩雖畏之。其子嘗招遂聞降，遂聞報之以詩云：

甘嶺片香入泮宮，更聞桂馥與西風。少年落拓落雲中，陳迹飄零露影。

鴻。聲價敢云空靈北，文立今已遍江東。儒林異代應知我，祇合名山一卷終。
不策天人在廟堂，生所名位掩文章。清時將相無專例，未造乾坤有注張。
況復仕途多幻境，幾何苦海少儒場。那知著作千秋業，宇宙長流一瓣香。
揚聲慷慨盡中原，不爲仇讎不爲恩。祇覺蒼天方大憤，莫憑赤手拯元元。
三年撥轉悲風馬，萬幾梯山似病猿。吾君未酬人已苦，東南到處有啼痕。
昔個將材同衛霍，幾人佐命等蕭曹。男兒欲盡麒麟閣，早夜當燃虎豹袍。
滿眼山河增嘆歎，回頭功業闕英豪。每看一代風雲會，濟濟從違畢竟高。
大帝勳華多碩果，皇王家世盡洪濤。賈人居貨終神鼎，豪長還憑鳴大風。
起自匹夫方見異，嗚非天子不爲隆。醴泉芝草無根脈，何處當年田舍翁。
國藩靈之，爲之贊嘆不置。

在天京時，又嘗於翼王府前，立大匾，自題六字其上曰「了不得，不得了。」
過者莫解。希清聞之，遂開笑曰：「此意甚明，成則了不得，不成則不得了耳。」
希清默然。其曠達玩世如此。（凌善清太平天國野史）

一一 石達開逸事

(一)

不備開善文辭，兼工技藝。嘗教授弟子數百人。其拳法高者曰「弓需裝」，低者曰「懸獅裝」，九面應敵。每決鬥，矗立敵前，驀五指蔽其眼，即反跳百步外。俟敵趨至，疾轉踢其腹臍下；如敵勁，則數轉環踢之。敵隨具飛起，跌出數步外；甚有跌出數丈外者，曰「連環驚雲步」，少林寺武僧山西派所無也。傳其術者，以陳邦傑爲最能。（凌善清太平天國野史）

（二）

劉王石使，初以財雄一方，其初僑，好結納。屬下強人，門下多同輩。朝子，日與之馳馬騎射，聲氣相投，恩若兄弟。

其屬所居數十里，有一山，名孔道。山有盜，數賊人以貨，過客皆受其害。有閩商，重資出其間，即之，憂慮不知所出。夙耳聞名，因往謁，請陳所苦，乞庇。遂圖許之，留閩商於家，將爲之計。商遂度。盜魁大怒，率其黨百餘人，徑進門，謀篡之。遂開期盜至，即開門延入，語之曰：「壯士之所欲，貨財耳。第念閩客挾贊離鄉井，走萬里外以謀什一利，亦良苦。今壯士欲與爲己有，彼畏其寶，胡以東歸？惟有蹈溝壑死耳。得不忍，故敢爲緩頰。」因問閩客：「所攜金幾何？」曰：「二千。」乃自啓篋出金如說陳諸凡，謂曰：「聊備不虞，敬以爲獻。代客請命，倘於面宥之，僕不啻受身其賜矣。」盜與其黨相顧愕眙，太息曰：「人

言石先生重義輕財，豈不信哉！吾縣所爲殆非人。今重違公命，客第就道無他慮。然所遇實不敢受，請辭。一遂開大後，治酒爲闕客祖餞，衆屬諸盜。酒酣耳熱，各吐胸臆，大有相易恨晚之概。（同上）

（三）

諸野史記魏王狀貌雄偉，在軍中常穿草鞋。吾聞寧國周翁，則謂王破軍國，乘輿入城，府門設香案，鶴班旁迎。王先傳諭士卒，俾許擾害人民，繼諭低克跪迎，撤去香案。入府館，得見地方父老，問所獲苦，溫語可親。其狀，長面蒼鬚，額高而有光，眉深黑，齒潔白，有多髭；指裏黃綢，另加厚，如書生；荷是平裝，終不能謂爲巨擘健夫也。

城中一紳士，有子僅八歲，而經史已誦，善作歷算書，有神童之號。王聞，令人召之，置之膝上，問以書義。童子應對皆合。王大喜，留之與同食臥，賜物甚多。未幾，王歸城，又厚賜之。曰：「勿恃聰明而自驕！」竟諾之。今其人猶在，然實未接一芥也。（龍華梵天廬後錄）

（四）

建寧，廣西潯州府桂平縣大槐村人。年約二十餘，身材長大，黑面高額，微髭多鬚，目有凶光，人甚鄙陋凶悍。家本富饒，歲賦十數萬金，入縣封爲翼王。自粵

西至江寧，皆與其軍事。

壬子十二月，賜武昌，率兵出大東門，與我兵苦戰。陷江寧，先往收口，張侯第，嗣住上江考棚。癸丑八月，奉僞旨赴安慶一帶安民。十一月回江寧，以僞燕王泰白嗣代之。甲寅八月，官軍自岳州水陸下關，搗城進，遂開援湖北，行至蕪湖，官軍已克復武漢，遂開又率僞官歸于安慶，安慶湖口。

○ 遂聞銅臭小兒，亦歸。每見賊賊，僞稱天父附體，進言時探信不靈，惶悚流汗。尋奉洪楊書，被脅神廟，僞設其關，故屢委以軍事。一張德盛職情最爲

(五)

北王與翼王二人密議，獨殺東王一人，因東王天王實信，極太重，要逼天王封其萬歲。那時楊炳皆在東王一人手上，不得封，則天王親到東王府封其萬歲。北王二王不服，密議殺東王一人，殺其兄弟三人，除此以外，俱不得多殺。後北王殺東王之後，盡將東王統下親戚屬員文武大小男婦盡皆殺，是以翼王怒之。

後翼王在湖北洪山，知到京城殺害甚多之人，在湖北洪山聲中，同會錦象張瑞，俱預趕回京師，討及免殺之事。本章北王願起他心，又欲將翼王殺害。後翼王得悉此事，將城山小南門而出，去土安有，許讓殺仇，翼王下，此時北王將翼王全家殺了。後將洪山之事教奪。北王和翼王，不分清白，翼王

塞北歸路，大山壁立，崎嶇險阻。苗人聞達告川督盛宣懷，咸解之，收退無路，輒
 爾突擊，兵已餓二日不任戰，達開曰：「吾一人自赴敵軍，爾等可免死。」

乃張黃蓋，服黃袍，從數人，乘百馬而出。清軍將聽之，達開曰：「吾求見爾
 制軍，速爲我報。」乘章約之。達開入，長揖不拜。章曰：「爾欲降乎？」達開
 曰：「吾來乞死，豈爲士卒請耶？九原當拜公賜。」乘章曰：「吾成汝志。」乃殺
 達開，而賞遺其士卒，不截一人。（羅澤融太平天國戰紀）

（七）

粵賊石達開，洪秀全將秀清而逃，廣州之金山，似將割土，臨嶺涉湖，乘勝衝江
 而下，攻陷金陵。旋據傳石不與達開相會，臨江而西入府，與會文正公相持連年。既乃
 突入浙江，由福建江西以達湖南，聲勢震盪，巡撫花翎文忠公多調宿將，與力員
 我洞庭衡山以南，僅隔世。達開乃直趨廣西，仍繞湖南北，徑觀四川邊境，
 退入滇黔之交，非突萬里，則難收口。厥後續走滇地，迨至即境，北爲官軍所
 壅，則陣伏山中，條伺形便，圖謀遠圖。自謂生長偏嶺，善陟奇險，能幽徑，悉其
 出沒，使官軍震眩失措，莫之能防，實亦卒以此而滅。

同治二年三月，由雲南馳四川，使其弟銓繼新在嚴萬餘，由寧遠冒險深入。
 博新敗死，餘衆窮日夜力兼行，飄忽如風，闖入陝西，欲引官軍追之北上，俾南

路空虛，遂徑遂自率大隊渡金沙江，將北窺大渡河。大渡河爲西南巨險，賊由越將
 視軍大小而路而來，必安慶壩及萬工汛。熱河一百餘里，有渡口十三處。苗匪總
 上司轄境，皆仄徑，可北越松林小河，由上游渡定橋及化坪林和渡，入滄天壩
 州。

當時馬文忠公爲四川，長沙劉蓉爲布政使，綜理營務，贊劃軍謀。偵知松林
 地諸土司受賊賄，將讓路，駱公及副總兵唐友耕一軍，專防安慶壩至萬工汛。微知
 府軍步鎮率雅州勁勇馳往助之；微諸軍陸續馳抵雅州，乘機及化坪林以蹙賊援；微知
 林地土千戶王應元率所部土兵，馳守松林小河；微知部土司施承恩統夷兵截斷越
 火路，逼賊使入土司境，伺隙入險，即鈔其後路，使不得退。尤市貴嶺承恩王應元
 夷兵土兵，並許猛賊財物悉賞之。

布政使家，應開率衆可四萬，將將諸軍前進；知越諸部要隘嚴兵以待。其由
 小徑趨王應元所轄之紫打地。其旁南山餘立，隘口險仄，易造懸壘，前阻大渡河，
 左阻松林河，右阻老鴉灘河。遂州以土司之納其賄也，夷然信之，長驅入險。是時
 大渡河北岸尙無官兵，遂州使其下進船筏運渡。渡者已萬餘人，會日暮，忽傳令撤
 退南岸，謂其下曰：「我生平行軍謹慎，今師渡未及半，備官軍卒至，此危道也，
 不如待明日畢渡。」

遲明，遣騎探視，忽見大渡河及松林河水陡高數丈。達開謂山水暴發，一二日可平也，當少待之。越二日，水勢稍平，忽見軍船起，到北岸，用新鐵隔水壅，賊有死者。達開欲退出險，遣其黨回視隘口，則土司已斷千崖古木六丈許，徑於地以縛路，且有兵把守。欽家兩旁小徑，則皆千仞絕壁，無可攀援。賊衆遂次大渡河松林河南岸，晝夜伺間衝突。若殺官兵數輩，死亡者甚夥。人皆謂承恩復由後路入，攻奪馬鞍山賊營，絕其糧道。夷兵慮三五爲輩，伏險狙擊，或自山麓積木石死陳，官兵亦不時渡河驅勦。

達開進退無路，無書於矢，隔河射入王應元營，詐以重利，求讓路，應元不應。復以利誘激承恩，承恩攻之甚急。達開徇於衆曰：「吾兵以歷十四年矣，敗險阻，濟江湖，如履平地；雖時理艱難，亦常饒而進，轉敗爲功，若有天祐。今不幸受土司廷，陷入絕地，軍糧盡，衆散出險，毋徒束手受縛，爲天下笑，則諸君之賜厚矣。」因泣請，衆皆泣應。越日，加造竹筏，繫於北中衆生。

夏四月，癸巳夜，達開盡斬營中二百餘人，繫於筏，悉裝分乘大渡河松林河，每數十人乘一筏，人以擔牌蔽身，皆披髮衝鋒，挺槊立。衆既聞鼓，匪齊聲，皆言兵士兵槍砲所擊，悉隨聲而散，浮尸如葉，蔽流而下。達開在河中央，直趨賊營，殺水馬而食，繼則乘筏而殺。官軍與承恩聽元回，聞圍衆，遂入擊打，賊衆其軍。